



Alessandro Baricco

E m m a u s

以 她 之 名

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[意]亚历山德罗·巴里科——著

成沫——译

Alessandro Baricco

Emmaus

# 以她之名

· 巴里科 — 著

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以她之名 / (意) 亚历山德罗·巴里科

(Alessandro Baricco) 著; 成沫译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书名原文: Emmaus

ISBN 978-7-5404-8435-4

I. ①以… II. ①亚… ②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5155号

EMMAUS

Copyright © 2009, Alessandro Baricco

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.,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8-2012-367

## 以她之名

YI TA ZHI MING

[意] 亚历山德罗·巴里科 著 成沫 译

出版人 曾赛丰

出品人 陈昱
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(200020)

责任编辑 耿会芬

封面设计 曾国展

责任印制 王磊
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(410014)

网 址 www.hnwy.net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6.25 字数: 88千字

版次: 2018年3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8435-4

定价: 48.00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4001061096

## 序章

一辆红色跑车掉头驶到年轻人的面前。男人不慌不忙地打着方向盘，似乎并无急事，也没什么心事。他戴着一顶时髦的帽子，坐在这辆敞篷跑车里。他停下车，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，向那个年轻人问道，你见过安德雷吗？

安德雷是个姑娘。

年轻人会错了意，他以为男人想问他，他在这辈子里，有没有见过安德雷，知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尤物。“你见过安德雷吗？”就像男人间的对话。

于是年轻人回答说，见过。

在哪儿？男人问。

由于男人仍然面带微笑，年轻人又一次误解了他的问题。他回答，在哪儿都能看到她。接着他想要说得更具体点，便

补充道，就远远地看着。

男人点了点头，像是在说，好的，我懂了。他仍然微笑着。保重啊，他说。随后男人发动汽车，轻巧地提速、换挡，就好像他在这辈子里，加速换挡从不费丝毫力气。

四个路口开外，红绿灯徒劳地在阳光下闪烁。一辆疯狂的小货车撞上那辆红色跑车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那个男人是安德雷的父亲。

那个年轻人是我。

那是很久以前了。

我们全都十六、十七岁，但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：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年龄；对于过去，我们所知甚少。我们非常普通，除了做普通人，并无其他打算，这是我们血脉相传的天性。世代以来，我们的家族努力打磨生活，直至抹去所有的印迹——旁观者在远处即可辨别的那些艰辛的痕迹。时间流逝，他们终于成为藏踪匿迹的大师，在这方面能力出众：用坚定的手掌、智慧的眼睛——如同手工匠人。那是人们离开房间会随手关灯的年代，连客厅里的沙发也会用玻璃纸罩住。有些电梯的设计是这样的：只有投入一枚硬币才能够获得乘电梯上楼的殊荣。坐电梯下楼倒是免费的，不过，他们并不常下楼。人们把蛋清倒在杯子里，放进冰箱里保存。很少去餐馆，基本上只有星期天才去。在阳台上，

绿色的帘帐保护着顽强而沉默的盆栽不受街上的灰尘侵扰，尽管那些植物并未承诺任何收获。光线，通常被认为是扰人的东西。人们满足于有雾的天气，这似乎荒诞不经，但人们就这样生活着——如果这也是生活。

但我们很幸福，至少我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。

标准的正常生活当然包括这样一个元素：我们都是天主教徒——有信仰的人，天主教徒。但宗教在俗世中又是不正常的、疯狂的，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简单生活的定义；而在我们看来，宗教又是再寻常不过的。我们去信仰，似乎并不存在其他的可能。但我们是带着凶蛮、饥饿去信仰的；我们的信仰并非是平静的，而是怀着一种无节制的激情，像是一种身体的需要、一种迫切的需求。这是某种狂热的种子——在天边积聚，清晰地预示着暴风雨的到来。但我们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看到那将至的暴雨，而是轻信了虚假的信息，以为那是家庭航程中温顺的服从——就这样，他们放我们出海远航。年轻人将空余时间用来给那些被遗忘在屎尿之中的病人换床

单：谁也没有察觉到，但这正是某种形式的狂热。又或者是对贫穷的爱好，是为身着褴褛衣衫而感到的骄傲。祷词，祈祷。负罪感萦绕不去。我们是不合群者，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。我们相信福音书中的上帝。

因此，这世界对我们来说既有着暂时的物质界限，又有着如宗教仪式般稳固的意识界限。而后一种于我们而言就是无限。

更远一些，在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之外，有个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巨大空间，其他的那些人都在那儿，在遥远的地平线上。乍看去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不相信——很明显，他们什么都不相信；但同样明显的是，他们与金钱有着某种亲密的联系，他们的物品以及动作反射出刺眼的光线。可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富人，而我们的注视只不过是每一个致力于向上爬的平民的注视——来自阴影的注视。我不知道。但我们能清楚地感到，在他们那儿，父与子的关系，以及生活的神秘变化并没有精确的模式，而是令人惊奇地错乱交织，仿佛忘



记其本应起到的规范作用，全都乱了套。其结果就是，我们无法理解那种生活方式，也无法用文字描述它。他们不是卫道士，他们勇往直前，毫不羞耻。长久以来，一直如此。很显然，他们可以依靠某种满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粮仓，大把挥霍四季的收成，不管是金钱，抑或是知识、经验。他们不加区别地收获良善与邪恶。他们燃烧记忆，从灰烬中阅读未来。

他们肃穆前行，从未受到惩罚。

远远地，他们从我们眼前路过，有时也会在我们的脑中留下印象。偶尔，在生活不断的调整中，我们的道路会与他们的交织，在极短的时间内拉近彼此的距离。通常，是父母使得我们与他们的道路交叉——偶尔是我们自己，因一场短暂的友谊或某个女孩。我们由此更贴近地看着他们。当我们归队时——并不是被“赶”回去，只是之前暂时被调离自己的岗位——我们记忆的书本中会留下用他们的语言写就的几页。他们的父亲在网球场上，球拍击中网球时发出的声音饱满、圆润。在那些房子里——尤其是在海边或是山上的、似

已被遗忘的别墅里——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把钥匙交给孩子；茶几上有几只落满灰尘的酒杯，角落里陈列着古老的雕像，就像在博物馆里一样，但衣橱里则摆着光鲜的鞋子。黑色的床单。照片里古铜色的皮肤。我们在他们家里跟他们一同学习时，电话永远在响，他们的母亲总是在为什么事道歉，带着一种我们并不了解的语气，但总是笑着。然后她们靠近我们，把一只手插进我们的发丛里，说着一些像是小女孩说出的话，胸部贴着我们的手臂。还有佣人，完全随兴地安排时间，好像不相信习惯带来的力量——拯救一切的力量。他们好像什么也不相信。

那是另一个世界，安德雷就来自那里。她时不时从远处出现，带着跟我们无关的故事。她跟我们年纪相仿，但经常和那些年纪更大的人待在一起，这让她显得更加不同。我们看见她——很难判断她是否也看见了我们。很可能她连我们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其实她叫安德烈亚。在我们的家里，这是男生的名字，但在她的家里不是。在那里，连在取名这件事

上都让人觉得他们享有特权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甚至叫她“安德雷”<sup>1</sup>，重音在“安”上——这是一个单独为她而存在的名字。因此在所有人的心中，她永远都是——安德雷。自然，她非常漂亮，那儿的人基本上都很漂亮；但必须得说，她的美是独特的、毫不刻意的。她有着某种类似男性的气质——一种坚韧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使事情变得简单许多。我们是天主教徒，在我们的信条里，美丽是一种道德上的美德，与身体毫无关联，因此臀部的线条并不说明什么，纤细脚踝的完美形状也不具任何意义——女性的身体不过是一种动作迟缓的物品。总之，那些我们无法避免的对异性的认识，均来自某个好友深色的眼眸或是某位同伴令人嫉妒的嘴唇。有时候，是足球衫下偶尔裸露的皮肤轻微的律动——我们无法理解的律动。因此，很自然地，有些男性化的女孩子很受我们欢迎。基于此，安德雷无可挑剔。她披着长发，是那种印第安

---

1 安德烈亚 (Andrea)，在意大利语里是男生的名字。书中“安德雷”对应的英文拼写为“Andre”。——译注（下文若无特殊说明，脚注皆为译注）

人的发型——从不细加梳理，也不顺滑地下垂。她披着长发，仅此而已。她的令人惊艳之处全部呈现在脸上——眼睛的颜色、颧骨的形状、嘴唇，不需要再去看其他的部位了。她的身体只是一种支撑物，承载着重量，四处行动——仅此而已。我们中没有人想过她毛衣下的身体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并不急于了解，仅仅这样就已满足了。她的每一个瞬间、她走路的方式，就已足够——她的举止、低沉的声音透着与生俱来的优雅，是她美丽的延伸。在我们的年纪，没有人会去审视身体。我们像初生的小马般迟疑地走路，我们的声音并不属于自己。而她给人的感觉是古老的，凭着某种直觉洞悉每一种状态的细微差别。显然，其他的姑娘也会模仿这样的举止和语调，但很少成功。因为对她来说，这是种天赋；而对她们来说，这是后天习得。她穿什么衣服都是她自己；在每一个瞬间，她都是她自己。

远远地，我们为她神魂颠倒，和其他所有人一样。大一点的年轻人懂得她的美，甚至那些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也懂。

她的女性朋友知道这点，还有所有的母亲。她的母亲也知道，如芒在背。所有人都知道她就是这样，谁也改变不了。

据我们所知，没有人可以称得上是安德雷的男朋友。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她和谁牵手，或是接吻——哪怕只是轻轻地触碰他的皮肤。这不是她的风格。她不想讨某个人喜欢，她看上去像是在忙着其他的什么事情——更为复杂的事情。显然，应该有一些能够吸引她的男孩子，跟我们截然不同，就像她哥哥的那些朋友：穿着入时，说话带着奇特的口音，总是故意抿着嘴。另外，还有些成年男人围绕在她身边，令我们极为不爽。那是些有车的人。我们确实也见过安德雷和他们一起出去——坐在惹人讨厌的汽车上或是摩托车后。尤其是在晚上——夜色仿佛将她带入了一片我们不愿意去理解的阴影之中。但所有这些都和事情的正常发展顺序没有丝毫关系——男生女生在一起的事情。这就像某些片段已从序列中

被移除，不会产生被称为“爱”的东西。

因此，安德雷不属于任何人；但我们也清楚，她又属于所有人。毫无疑问，关于她的故事中有一部分是编造的，但在人们之间流传的故事富含细节，就像他们亲眼见过，知晓甚深。我们通过那些叙述，“认识”了她——我们很难想象叙述之外的情形。而她，就在这些故事中。就是她。她的处事风格。在电影院的洗手间里，她靠在墙上等着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去，占有她——她甚至连头都不回一下。随后，她离开，也不回来取走落在大厅里的外套。他们像嫖妓一样去找她，而她常站在角落里大笑，看着四周——如果有异装癖，她就会打量他们的装束，伸手摸一摸。她不喝酒，她不抽烟，她做爱时头脑清醒，知道如何去做。据说，她总是一声不吭。在一些流传出来的照片中——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——她是唯一的女性。她不在乎别人拍她；她不在乎有时候先是父亲，随后是儿子——似乎，她什么都不在乎。每一个清晨，她复归自己，不属于任何人。

对我们来说，这很难理解。每天下午，我们都要去那种穷人的医院。男性病房，泌尿科。在被子下面，那些病人没有穿睡衣的长裤，一根橡胶导管插入他们的尿道。小管子连着另外一根稍大的导管，末端连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子，挂在床边。这样，病人无需意识，也无需起身便可以排尿。一切都流到透明的袋子里，尿液像水一样，或者颜色更深一些，甚至像血一样红。我们要做的，便是倒空那些该死的袋子。我们要把两根导管分开，取下袋子，手上拿着那个满满的尿袋走到厕所里，把尿液通通倒进马桶。然后我们跑回去，把所有东西放回原处。最难的是把两根导管分开的过程：用手指捏住那个连着尿道的导管，用力往后拽，不然它不会从连着尿袋的管子里出来——但整个过程又必须足够温柔。我们都是边说话边做的——跟病人说些什么，比如一些开心的事情，与此同时身体向他们靠过去，尽量不让他们太疼。那种时候，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想着那话儿上的那一下。但他们会回答我们，咬着牙，因为他们



知道我们是为他们好才刻意搭话的。为了清空那些袋子，需要把底端的一个红色小盖子给拿掉。通常，袋子的底部会残留沉淀物，像瓶底的残渣。这时，我们需要把袋子彻底清洗一遍。我们做这些事情，是因为我们相信福音书中的上帝。

说回安德雷。有一次，我们在一家酒吧亲眼看见她——那是一个晚上，那儿有皮质沙发、昏暗的灯光，还有很多人。我们在那个时间误闯进去，想要买块三明治。安德雷和其他人坐在一起。那些人。她起身，从我们身边经过，走了出去——靠在一辆跑车的发动机盖上。跑车随意地停在路边，双闪灯还闪着。那些人中的一个走出来，打开车门，他俩都上了车。我们站在那里，吃着三明治。他们没有从那里挪开——其他车子从旁经过，甚至有人走过，对他们来说都算不了什么。她弯下身，把头埋在方向盘和小伙子的胸脯之间。小伙子笑着，眼睛看着前方。车门挡住了一切，但不时能透过车窗看见她的头升上来。她依着自己的节奏，时不时抬头，瞥一眼车外。有一次，他把手放到她的头上往下按，